

一方茶室遇知交 一室茶香谈人生 来听听这位舟山茶人那些年的创业经历

□记者 朱蔚 整理

倾诉人：张燕
倾诉地点：莲生堂茶室

张燕的茶室开在定海新华侨饭店附近。今年起，她的茶室成为本报“倾诉吧”栏目在定海的倾诉点位，定海方向的倾诉者，可在茶室雅致幽静的环境中，喝一盏茶，说说自己的故事。

记者也由此与张燕有了交集，她出生于1983年，是一位二胎宝妈，照顾家庭的同时，经营着这家茶室。她从刚开始的不擅经营到慢慢走上轨道，一路见证着茶室的成长，与茶室共同经历过一些“事故”，也在茶室里遇见充满温情的人与事。



变故，但客人们和我一起共同面对着，彼此间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。

再之后，碰到了疫情，茶室关了一年。店里的小姑娘和我说，反正在家里也是休息，让我不用付工资。我再次被我的员工们感动着，大家一起在茶室的大空间里相处，融洽得和一家人一般。她们经常会帮我算账，计算成本。我老妈每周有四五天会来店里，专门烧菜给她们吃，说我点的外卖没有营养，还经常惦记张罗着姑娘们的终身大事。

在店里帮着我做些杂活的伙计也是处处为我着想，说我已经这么难了，怎能再收我的钱。一千元工资，在微信里推来又推去的，说什么都不肯收下。

店里的大堂处有一张大板台，新来的小姑娘都要在大板台上练习一个月的茶艺，老客人也会帮我一起教她们，说自己“已经变成了莲生堂的一分子”。客人们坐在大板台前喝茶，我从来不收费。在这里，会遇见形形色色的客人，有许多人经常过来，坐在大板台边免费喝茶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问是不是会打扰到生意。我总是和他们说，不碍事。

还有一些老干部会来饭店故地重游，他们走进来回忆过往，“以前我是××通信连的”“以前×××是住在这里的”……听着他们唠唠过去也蛮有意思的，我和他们说，带上保温杯过来，这里有泡好的茶，倒点喝喝好了。

和老爸约定两年期限 茶室在最后半年有了起色

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，我打算开茶室，老爸不同意，也不看好。我家是做水产生意的，他希望我继承家业，况且在开茶室之前，我已经违背他的心意去开了童装店。我说，给我两年时间，如果开不起来，我就跟他去做水产生意。

刚开始做茶室，就像亲手养孩子，其实挺累的。我把前几年在服装里赚到的钱全投了进去，虽然是一个新手的摸索，也是满怀期待。当时在舟山招不到好的茶艺师，招过来的小姑娘，都要手把手地教。第一年还因为梅雨季时茶叶保存不妥当，直接扔掉了5万元的茶叶。起初的一年半，确实没有什么生意。我是一个面孔很重的人，不会主动去吆喝人过来消费，朋友们过来喝茶，我怎么好意思收钱。

可是生意一直不起色，难免让人有些心灰意冷。没想到的是，在最后“期限”的半年里，生意突然好了起来。我太开心了，是天意让我开下去呀，浑身上下又充满动力。记得吃年夜饭的时候，我都没顾得上回家去吃，虽然业绩离回本还有距离，但是有希望呀。

茶室的生意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蒸蒸日上，保持着稳定。2018年，我还劳师动众地把茶室重新装修了一下，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每一位客人。

短短两年 茶室因故装修三次

没想到2019年的国庆，一场“米娜”台风，全城“水漫金山”，茶室所在

正是漫水区的低洼处，更是悲催。积水很深，一直漫到我的大腿处，大门的电动移门彻底罢工了。新铺的木地板、木饰面，全都漂浮在水面，墙纸泡开了，插座也都爆了。

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些老客人听说华侨饭店这里淹了水，直接就赶过来了。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了抽水泵，帮着我吧茶室里的积水都抽了出去。

我被他们感动着，水灾无情，人有情，患难更是见真情。我的这些老客人们总说，这里不像一个店，就像家一样，他们都是要经常回“家”来喝茶的。装修的时候，他们也三天两头地来催，就像监工一样，问什么时候好喝茶了。虽然这一次损失惨重，需要从头装修，但心里是暖的，比赚了钱还开心。还好有了经验，买的茶叶存放在高处，没有被淹。

再次铺地板，我仍然选择了木质地板，虽然身边也有声音让我换地砖，但我想着刚淹了一次，总不会再淹了吧。哪料第二年的台风季，茶室再次被淹，只是水位有所降低，到了膝盖处。看着漂在水面的木地板，我是真的哭了。

一夜回到解放前，又要面临拆除后重新装修的问题，短短两年的时间，竟要装修三次。不光是硬装，软装也是，沙发扔了买新的，空调也要更新，所有的细节，都要重新打磨。

茶室的员工和客人 相处都如一家人

又是承蒙“家人”们的照应，门前的花被淹了，有老客带着自家苗圃里的花草过来，帮我一种一种好，不收我的钱。开茶室这一路，也算是经历了各种

开茶室圆了儿时梦想 结识不少同频共振的朋友

开茶室也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想，我从小就喜欢喝茶，不过那时候只有千篇一律的绿茶，口感不太行。跟着爸妈在上海生活时，接触到云南和武夷山的茶，真是好喝，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窗，由此养成了喝茶的习惯。回来舟山后，我还专门在老房子里辟出一间茶室，和朋友们一起喝茶。

开茶室也丰富了我对茶的认知，当年租下店面后，我开始四处找茶，一次，两次，许多次地去到云南，认识了许多茶人前辈。第一次到了关卡很严的边境城市，第一次接触到当地哈尼族的朋友，第一次跟着茶人上山找茶，跟着他们喝茶、品茶，慢慢地学习累积了许多茶的知识。

在找茶品茶的过程中，我喝了许许多多的茶，一天起码喝50款。他们教我，像漱口一样地含在嘴里，不要咽下去，感受嘴里的麻感，以及厚重的感觉，体会喉咙里的味道，闻杯盖上的香味。

事实上，接触的茶越多，感觉越不懂茶，茶的内容千变万化，太多了，每种茶都有自己的脾气。茶储存的环境不一样，由此带来的味道也不一样。学茶以后，我不再涂护手霜，最多只是甘油，经常要把存的茶叶翻一翻看一看，怕手上的气味沾染茶味。一直喝茶，感觉我的五官都变得明亮和敏感起来。

不管生意如何，只要茶室开着，免费的大板台一直会在。我也会坚持把茶室开下去，这里就像一个平台、一个载体，经由茶，我结识了不少同频共振的人，大家一起品茶畅谈人生，丰富着彼此的生活。

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